桐上村

■张振东

我的运城

陕北有一首民歌里唱道："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我的家乡没什么名，不过是晋南一个普通的村庄。论经济，比不上华西、南街；论风景，比不上婺源、宏村；论名气，比不上大寨、小岗。我外出上学和工作以后的许多年，给家里写信或填写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把"稷山县城关镇桐上村"几个字，不知写了有多少次。

早年间，我们村南门外的照壁上有一副对联：

树绕山环万顷畦边皆瑞气；
民安物阜千家烟里自仁风。

这副对联写得很美，美得让人心生疑虑：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桐上村么？后来自己在心里把它理解为前辈先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释然了。

"树绕山环"，倒不完全为虚。小时候写"我的家乡"之类的作文，总爱写"北依吕梁山，南临汾河川"。只是那时吕梁山植被很少，汾河水时常断流，与现在人们常说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差得太远了。

晋南缺水，十年九旱。我们村东边是一道沟。上世纪五十年代，县里组织各村民兵在那儿拦了坝，修建八一水库。据父亲讲，在他们小时候，村里常组织捞鱼，回来各家分，最大的鱼有一米多长。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上游来水变少，水库逐渐消失了。"菌子没了，气味还在。"我小时候，沟里尚有流水潺潺、芦苇茂盛。正是淘气的年龄，又没有课外班可上，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沿着沟堰在芦苇丛中钻来钻去，用芦苇做成水枪，体验雁翎队在芦苇荡中打鬼子的情景。有时大家还用墨水瓶从溪水里灌起蝌蚪。

历史上，晋南在山西素称富庶——其实只是温饱而已。老人们常自豪地讲，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也没饿死过人。我们村里的土地大体还算平整，地块的名字也透出了农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一道沟往前分成两叉，起名叫"裤子裆"，这是取其形状；村东边高台的地叫"东疙瘩"，这是取其地势；村南略偏西的那块地叫"南斜（音xiá）"，这是取其方位。你不得不叹服先人们真是语言学家。顺便说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读作"xiá"，还用去查《广韵》？村里人一直是这么读的！

解放初期，村里只有几百口人，现在发展到上千人。其中，曹姓是大姓，其他尚有张、韩、王、李、何诸姓。论起来，有的是远支近派的本家，有的是或亲或疏的亲戚，有的是世世代代的交好，人与人总能攀上点关系，犹如一个超大的家庭。亲不亲、故乡人。五叔说过："走南闯北见了那么多人，还是咱们村的人看上去最顺眼。"

村里从北到南有一条街，只有几百米长，在桐上村的地位大体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或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长安街"的北边和中间各有一棵槐树，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应该有上百年历史了。这里是村民的社交"沙龙"。到了饭时，乡亲们端着饭碗来到树下，边吃边聊。夏天的晚上，大家拿着席子出来在树下乘凉，一些叔叔伯伯专爱讲鬼故事，吓得我们不敢回家，总害怕街门后边会钻出什么鬼怪来。如今，当年听故事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家四季无闲时。桐上村人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除了常规耕作，夏天卖西瓜、冬天卖辣椒，在周围村庄出了名。后来兴办了各类企业，男女老少又纷纷到企业打工。我的一位表姐，媒人想介绍她嫁到我们村，表姐赶紧推辞：我可受不了那份苦。同学张君，前些年组织人到非洲搞劳务输出，我们村有不少人前往。张君对我们村里人的吃苦精神印象深刻，他说有位乡亲，还带了许多蔬菜种子到非洲种菜，大受欢迎。

其实，吃苦耐劳是中国农民的共同美德，不唯桐上村民如是。不过我自己耳濡目染，加上亲身经历，感受更为直接罢了。

我们村里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喜爱戏曲，喜欢的剧种主要是当地的眉户。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喜欢《天仙配》而难以欣赏《天鹅湖》，也与村里的这种风气有关。前几年，热心人组织了一台眉户演唱会，家人给我捎来了光盘，我接连看了几十遍。演出的许多剧目，如传统戏《烙碗计》《闹书馆》，现代戏《红心朝阳》《把渡》，几乎成了绝响，即便在万能的网络上都难以搜到。虽是乡村"把式"，水平却专业。爱虎叔表演《一颗红心》中的潘发家，我觉得演技就很不错。俊英婶那几天嗓子不舒服，听说要录像，坚持上台，颇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意思，虽然唱腔受些影响，但动作神态依然能看出当年"角儿"的风采。

父母亲已离开村子多年了，他们偶尔还回村里，或者照看照看老宅子，或者参加乡亲们的红白事。我有二十多年没回去了。有时跟孩子说起农村的事情，他很是神往，总想看看传说中的桐上村是什么样子。去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全家人去稷山北部的云丘山旅游，返回时从村旁路过，时间实在太晚了，就没来得及回去。我只好学杜牧《清明》诗里的牧童，给孩子"遥指"了一下桐上村："你看，从这个路口下去，五分钟就到老家村里了。"

心香一瓣

三月春雨贵如油

■张冰梅

三月的天气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白天还风和日丽，傍晚一阵疾风呼啸而来，歇斯底里狂吼了一夜，天明时分，一场被这感性的风召唤的春雨便沙沙而至，叮叮咚咚敲开了三月的门扉，闯入了人们的梦乡。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三月的春雨的确贵如油！你看，那田野里，苏醒的青苗正舒展筋骨，张开大嘴，尽情享受春雨的滋润，它们要把一冬的寂寞枯燥统统抛掉。青青的麦苗通体挂着明晃晃的雨露，欣欣然欢笑着，与春天深情相拥。那一片片柔软起来的褐色泥土，张开全身的毛孔，让这如琼浆般的甘霖渗透进自己的肌肤、胸膛，膨胀起浑身的血脉，给周身注入生命的活力，酝酿一个又一个蓬勃的希望。

那一树一树的杏花也在春雨中酣畅地快活着，她要抖落一肩风尘，裁出细叶，孕育一个甜蜜而实在的梦。"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细密的春雨在春风中斜织着，欢唱着，惹得太阳也忍不住撩开雨帘，钻出云层，看燕雀们在这湿漉漉的春天里亮开嗓子，旁若无人地尖叫着、互相应和着，忙碌地追逐着，在树枝间跳跃，在湖面上飞蹿，偶尔一两只调皮的小鸟倒挂在垂柳梢头，一边荡着秋千，一边于湖面揽镜自照。一池烟柳笼翠，不知是翠染绿了雨，还是雨打湿了翠，都是这春天美好的诗意所在。好多不知名的小草努力地拱破地皮，争先恐后地向春天报到，急吼吼地要占据这春天画面之一角。

荠菜、蒿苗、蒲公英等嫩苗在一场春雨中茁壮起来了，它们丰满的腰身一嘟噜一嘟噜地拥挤着，在麦垄间、田埂上排着队，或捉迷藏似的躲在枯枝败叶底下，等待着与有缘的人在春光里邂逅，成为他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春雨，也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雨天里炊烟是贴着地面走的，焦黄的烟雾在细雨迷蒙的院子里四散游走，母亲奔忙其间，被呛得直咳嗽，却像个被生活的鞭子抽打着的陀螺停不下来，屋里屋外为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操劳着。我拿本小人书坐在厨房的灶锅前，呼啦呼啦拉着风箱，有时还会大声地唱几句蒲剧或刚学的新歌解解闷，灶膛里的火苗被我鼓动着殷勤地舔着锅底传递热量，直到饭菜的香味替代满院忧郁的浓烟，弥漫在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小院子里。一家人一边在房檐下支开小桌吃饭，一边赏雨。院子里的泥土地被小雨淋得发亮，有的地方积了小水塘，三两只鸡会踱过去喝水，一低头一抬头间喝得很是优雅。父亲擦拭好的农具整齐地摆放在小柴房下，一场足够的春雨后，他会扛去翻地或锄地保墒。"清明前后，栽瓜种豆。"母亲的菜畦里，土地已翻好，单等这场及时雨惠顾后着手点豆种瓜、培苗莳秧。我吃过饭，嘴一抹，拿出前两天泡好的葵花子，戴上草帽，拎起父亲专门为我们小孩子打造的小锄头，在院子里各畦菜地的埝畔上，每间隔一尺刨开一个小坑，点上水，然后把已撑破壳努出芽的葵花子放进去，再用土轻轻掩埋好，然后美滋滋地等待它们从一两片叶的小苗，到抽杆开花，长出一个个金灿灿的"大脸盘"，微笑着朝迎旭日升，晚送夕阳归，最后奖励给我一个个沉甸甸的可以抱在怀里啃好久的"奖章"。我从这个过程里品味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快乐与期待。

每年的春天里，都有一场接一场的春雨，来润泽这扎根于春天的希望，讲述一个个春天的故事。人勤地不懒，只要怀揣梦想，脚踏实地去耕耘播种，经过一季的孕育成长，定会收获一个繁花似锦的秋。

如今，父亲已离世好几年，母亲已搬到县城的商品房居住，哥嫂也随同前往，家里的地便交由别人去种。老家的房门紧锁着，院子里的菜地荒芜着，一畦韭菜地与紧邻的草莓地草盛苗稀各自随意生长着。那些农具依然闲置在柴房一角，还有妈妈那两辆由舅姥爷亲手制作的纯木工纺车，高高挂在门房的墙壁上好多年了，想必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在流淌的岁月中，它们静默地等待着有朝一日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等待着即将被化为一股文化传承的春风，唤来一场催促发展但不忘弘扬勤劳俭朴传统的春雨，来滋养浸润我们心灵的家园。

春天里，雨是赶着场落的，花是赶趟儿开的。一场及时雨过后，梨花白，桃花红，菜花黄，田野里群芳争艳，竞相媲美，一片生机盎然。踏青的人群陆续走入春的长镜头里，留下春风般最美的笑容，留住青春最靓丽的倩影，留住一个又一个别样的景象。

三月春雨贵如油，点亮一朵又一朵花开的声音，催促我们珍惜春天这大好时光，迈开勇毅的脚步，笃行致远，蕴力前行，去迎接前方全新的、可期的未来！

致敬！向白色的您

■荆卫宁

你是一道风景，
春天的风里，
步履匆匆，
奔向，
或许没有归途的"疫"线。
笔挺的身姿，
在臃肿的防护服里，
看不见你清秀的眉目。
远远的，
甚至分不清哪个是你，
我的所爱。
但那萌萌的白色，
一晃一动，
每一个都觉得是你，
都显得那么可亲可爱。

昨天，
你还依偎着我，
和我讨价还价三八节的礼物，
但凌晨一点的集结电话，
打破了这所有一切的喃喃私语。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整齐划一，
出发前的集结，
不是戎装，
但这耀眼的白色，
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此时此刻，
白色就是英雄色。
穿上防护服，
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或许你是医务工作者，
或许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或许你是一个志愿者。
但只要你穿上防护服，
行走在抗疫最前沿，
就是我们的英雄，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摘下面罩，
那一道道久久难以恢复的勒痕，
让曾经的娇媚多了些许沧桑。
脱下防护服，
那湿透的衣衫，
让内心的焦急化为心颤。
多想，
拥你入怀，
但这该死的病毒，
让我们连牵手都成了奢望。

你是春天的使者，
是春天大地里的白蒿，
是滋润心田消灭病毒的利剑，
你是我的梦想，
是人民大众沉甸甸的希望，
是亲人时时刻刻的牵挂。
穿上防护服，
你是我们的英雄，
脱下防护服，
你融入百姓大众，
致敬！
向白色的您！

鹳雀楼

幸福巷
（水彩画） 韩清旭 作

非常记忆

老井

■朱青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里有两眼吃水井，北边的一眼在蛋蛋家的东门前，南边的一眼在月儿家的西厦后。全村一百多人生活吃水就靠着这两眼水井。

我家距离蛋蛋家门口的水井也就二十来米，井台高二尺有余，井口三尺不足，砖砌石垒，虽然坑坑洼洼，有些破旧，但是井水清澈甘甜、爽口养人。

家里兄妹四个，父亲在外工作，我排行老大，十一二岁就肩负起挑水割草的重任。放学归来，我就挑着扁担踏上井台。井台上竖着两根石条，石条上端凿孔，一根横木横插横穿，延出来的一端箍头套轴，安装着辘轳。辘轳缠着井绳，井绳系着挂钩，挂钩扣着水桶，水桶顺井放下，摇把一松，双手摩擦辘轳，借着水桶下行的惯性，"哗啦啦"就直奔井底，只听到"扑通"触水声响，一手扶把，一手提绳左摇右晃，感觉到水桶下沉，立马双手使劲绞动辘轳，"吱呀吱呀"盘绳上行，提桶、移桶、解桶，再将另一个水桶打满，担水回家。

记得有一次挑水，水桶没有系好掉到井里，邻舍伙计们都来帮忙打捞。大家横七竖八地用井绳把我绑了起来，我战战兢兢地顺着井口往下滑溜。井深有二十多米，井壁四周湿漉漉的，铺满了绿乎乎的苔藓。井里黑咕隆咚，自上而下觉得凉飕飕、阴森森的，虽然井口不大，但是越往下行，势面越来越宽，心里越来越怕。靠近水面，井壁忽然一宽，宽到感觉无际无边，抬头看井口只有镜子大小，水面泛着细碎的冷光，晃得人心里发慌。离水面还有一段距离，我害怕掉落水中，急忙尖声叫"停"！掉下来的水桶半沉半浮在水上，我鼓足勇气，脚钩手扒，摸着桶襻，提着大半桶水，一声哭腔"好啦"，这才晃晃悠悠打着旋被吊了上去。直到脱离井口，依然两腿发软、全身发抖。

村东门外边还有两眼浇地的水井。靠北的一眼浇灌村大队的菜地，井上架的是小毛驴拉的水车。水车在井里竖着白口铁筒子，筒子两米一节，螺栓相连，一直延伸到水井水底，筒子内置链条夹橡皮片，橡皮片每隔五十公分一个，横杆杆头连接齿轮，齿轮带动链条，链条牵挂着橡皮片，橡皮片兜水往上传，小毛驴蒙着眼转不停，井水便潺潺流淌不断。

沿着菜地往南，是我们大队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平均每人大约有一分地，自留地里的庄稼波浪起伏丰收在望，道路旁边的钻天杨高耸入云郁郁葱葱。

跨过两条田埂，就到了地头的老古董水井，水井井口直径有五尺左右，井上架着可以移动的一种复式辘轳，本地人叫樾槎，樾槎有三只脚，三点构成平面，稳当地立在井口。四面安装四个辘轳，每个辘轳头上都嵌一摇把，上绕绳索，绕在辘轳上的绳头两端各系一个水斗，两个水斗盈水斗上、空水斗下，顺逆交转，省去了空水斗的行程时间，同时，空水斗的重量也起一定的平衡作用。每逢浇灌时刻，四个人八个水斗，左上右下，翻绞提摇，八人轮转，人歇辘轳不停。众人打水，水自成溪，八个彪汉从早上日出开始浇水，到晚上日落停工，才能浇3亩多地。清澈的井水伴着农人们的汗水流向干渴的田野，成了回忆中永远也抹不去的一道风景。

这几十年来，村里打深井、上机电，水利灌溉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村里人畜吃水，建水塔，上自来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老水井寿终正寝，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老井在我心中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澈，心中的水还是那么甘甜，每每都会流入梦中。

文人走笔

寂寞绽放的梅园

■淮战科

周末，携妻带子回村里看望耄耋之年的母亲，在家陪了母亲一上午。下午没事，便决定去附近的梅园赏梅。

朋友去年春日便邀我前去这座梅园，我光嘴上应承了，却未付之于行。此次欲往，一来是梅园离老家村子近，二来是满足妻踏春的愿望。给朋友打手机问清了具体方位后，我们一家三口便驱车前往。

梅园坐落在运稷一级路中陈坡半坡西侧。朋友告诉我，上坡看见有座烂尾楼，车朝着烂尾楼方向开过去，就可看到梅园了。我们从老家村子驱车，大约十分钟便到了，在烂尾楼前停下车。观此楼所起形状，应该是打算作酒店用，主体框架全建好了，顶也封了，就剩下里里外外的装修了，却烂尾了，让人倍感可惜！

步行往西绕过楼，放眼西北方向的土塬上，一片红云氤氲，正是心仪的红梅绽放。

行经处，有木椽架起的几座秋千，几名小孩正在家长的推送下荡荡悠悠，荡起欢快的笑声；还有木椽架下一字排开吊着约二十个小车旧轮胎，大人小孩攥着两边的绳索，脚踩轮胎，晃晃悠悠行进，让人锻炼臂力、平衡性和灵敏度。但见木椽的颜色发灰发暗，也一副衰旧之相，比起那些游玩人多的木头被摩挲得锃亮的休闲锻炼器具，足见其已长时间无人光顾了。

而路北侧，又是几排建了个半截、根基被干枯的蒿苗荒草掩映的房屋，看上去颇有晋南民居韵味，观其布局，估计是想打造成特色小吃街。墙砖的颜色看起来还很新，但满地荒草映荒凉，让人不禁心凄然。

再前行，往北一拐，当是去往梅园的入口了。此处用红黄蓝绿各色风筝串成了一条风筝廊道。遗憾的是，我们来的不是热闹时。原本光鲜亮丽的风筝廊道，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淋，颜色几近褪掉，"人"老珠黄，风韵不存了。但可以想见，去年此时，它们是何等亮人眼球，惹人青睐。

穿过风筝廊道，顺缓坡慢行，沿混凝土铺就的台阶拾级而上，便进入花枝招展、摇曳多姿的梅园了。游人不多，三三两两，观穿着打扮，听方言俚语，当是附近村的农民。如今生活好了，农民也爱上了旅游观光。

梅花于我，打小便在书里读过、歌里听过、诗词画作里欣赏过，甚喜梅花傲霜斗雪的精神和清雅高洁的品格。南宋陆游的《梅花绝句之三》就赞美了梅花坚贞的气节："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元朝诗人王冕的《墨梅》"吾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至今耳熟能详。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词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更是叫人荡气回肠。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无论是倾心去听，还是用心去唱，都是那样动人心弦。

然而，梅花于我，也只是打小在书里读过、歌里听过、诗词画作里欣赏过而已，竟从未身临其境、置身眼前地触摸过、嗅闻过。这，自是与家乡没有种植过梅花有关。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家乡是没有种植过梅花的。

而此刻，我不是置身于一树梅前，而是置身于一园梅树之中。据朋友手机里讲，这里的梅花有两千多株、二十多个品种呢。这可真是过瘾！远观，近瞧，细研，慢品，从花树到花枝，从数朵到一朵，从花朵到花瓣，从花蕊到花心，尽情欣赏，一了几十年赏梅的夙愿。看到一只蜜蜂飞舞而来，落在一朵红梅上，我赶紧打开手机凑上去，把蜜蜂舞动腿脚张嘴采蜜的一个个瞬间拍了下来。二十多个品种，我分辨不出。但观整座梅园，以红梅为主，间或有几株雪色的白梅，未寻见金色的蜡梅，而王冕诗赞的墨梅世间本无种，自是寻不着了。

妻徜徉流连在梅林间，一会摆个这姿势，一会站成那模样，不停喊我给她拍照留影。爱在花间留倩影，与花争俏，女人大抵都爱如此吧，直到游完整座梅园，相也照到了脾气上，方才恋恋不舍地与梅园惜别。

原路返回时，又有游人来。但，前前后后约莫一个钟头，大人小孩加起来，不到三十人，令人顿生"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慨。也难怪，据说连先前的投资人也扔下不管了。

风吹过，风筝廊道一只只的风筝兀自欢实地旋转。望着被雨淋得颜色发暗的撑秋千、撑轮胎栈道的木椽，望着荒草掩映的小吃街民居，望着灰色调的混凝土烂尾楼，我心里涌过一阵阵叹息！

据朋友讲，这里砸进去的投资近千万元，与我估算的相差无几。我是从心底里希望，有实力有眼光的投资人盘活此地，但使塬上春永驻，莫叫梅花寂寞开！